兩漢筆記　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十

宋 錢時 撰

章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飢民（去年京師及三州大旱）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

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海孝婦之死致旱三年楚獄多冤異時出囚即雨且有證矣鮑昱言之是也但謂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則大不可書曰克謹天戒傳曰遇烖而懼此正大臣沃心納誨之日人主進德修業之端況嗣服之初乎災異譴告惕然內省無一事之不戒懼無一息之不戒懼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盛德明明天地昭格則所謂冤獄者特發政施

仁中之一事耳委災異於先帝而曰無與我事可乎哉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服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舜御衆以寬湯克寬克仁周公亦每每主於裕民而以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為深戒嗚呼居上而不寬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哉先王以德為教以仁為政固未有不寬者三代衰王道息德不足以善世

而後專以刑罰從事至秦而其禍極矣漢之高文號為寛厚然先王之教化則未講道德之澤則未行而秦俗則猶未變也武宣繼之高文寛厚無復髣髴而秦人殘酷之具乃盡出而用焉或者見元帝柔仁不競漢日以削因謂德教周政眞若無用治天下非雜霸不可豈理也哉光武雖號同符高祖而寛大則不及明帝褊察遂至峻刑其家法葢有自來也章帝即位而陳寵首及之知所務矣帝能聽納務為寛厚漢

自孝文以後方有此氣象向使沈潛剛克三德無頗教化盛行風俗不變則秦俗至是為之一洗而先王之政可望矣惜乎其末有以進此但知寛刑而不知進德天下之治卒無以逺過於前代或反不及之是可歎也

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

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平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屨此蘧伯玉之敬也新湯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人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兾以默愧其心猶解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
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
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
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
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

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
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
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
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
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
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内外
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　四年有司連據
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

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後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甚矣家法源流之不可以不正也觀馬太后詔旨使

人三復敬嘆太后力止兄弟侯封足以見明帝之家法明帝不得后妃之家封侯與政則又以見陰氏之家法氣脈相承源流有自此其識見光武殆有慙德吕霍輩真何足道哉自當時言之猶未見其效及太后殁而諸馬竟以罪免諸馬免而竇氏之權日盛夫然後知太后之為不可及而章之家法不逮明亦遠矣故具錄之後世可以觀云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此聖經之巨蠹楊終言之是矣獨不知漢儒之所謂大體果安所指乎温柔敦厚而

不愚詩之教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書之教也廣博易良而不奢樂之教也潔靜精微而不賊易之教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屬辭比事而不亂禮與春秋之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大體矣抑猶末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大體矣六經之旨不必外吾心而他求矣自孔子没孟軻氏又没而此旨寥寥寂然不聞有傳豈特遭厄於秦火而已

哉漢興收拾殘編於煨燼之餘雖加之表章校其同
異而當時傳授不過傳註以為學聖經大體人知其
有未明也然在楊終尚有是言後世以時文取士殆
又不止於章句之言而已爭奇競麗惟恐破之不巧
無以新有司之耳目上下安之以為當然曾未有出
一言為大體慮者豈不甚可歎哉所幸人心之靈未
嘗泯滅聖經具在可證不誣如珠在泥如金在沙燦
然錯落光照天地自有時而發露坐見聖心於千載

之上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愚敢謂正人心息邪說續聖學昌斯文當以講明文體為第一要務

八年下邳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劒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隷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

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章帝素號長者愚謂章帝之病則正在不剛耳竇后寵盛固已大失明德家風一受其誣而殺梁竦二梁貴人且復以憂死於是竇族驕横勢薰天矣周紆為雒陽令而貴戚跼蹐京師肅清果誰之紀綱哉帝也因而假借之使之不敢撓天子之法豈不大有益於國體縱亭長有罪罪亭長可也令為天子守法亭長為令守法輕重猶當知所審安得張皇劒戟之士遽

收紆而下之詔獄乎湖陽公主蒼頭殺人而董宣格
殺之帝以女兄之故一時大怒欲置死地未幾竟赦
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亦知剛正守法人主不當以
私害公故也摧剛正守法之令佐驕橫方張之勢不
然甚矣愚故曰章帝之病在於不剛
元和元年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及
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
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

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赦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
稱病篤不肯復署著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
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
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
耳目無所聞見伏得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
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

布百匹衣十領

人臣苟徇邪謀輕啟利端害民蠹國流禍於無窮者聞朱暉之言可以愧矣武帝不知節以制度用賈人之下策而鹽鐵均輸之議起今幸止息尚忍復開之乎向匪朱暉橫塞其衝以死爭之而不顧此事亦幾不免雖然章帝始怒之終感動而聽之且賞賚之則是猶可與忠言也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産子者復勿算三歲

令諸懷孕者賜服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此萬世任官之要㫖也能用此道則君子
連茹而進而天下泰矣是故一舉一錯乃才人消長
之機風俗盛衰之候端本澄源於朝廷之上者直枉
之不辨舉錯之乖方而徒勤詔書冠蓋接道無益也
三年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
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
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内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㓙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傳言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為亡國之深病竇憲之姦帝之所知也沁水之事怒責之而不繩以

罪鄭弘之死激於忠憤徒遣醫視病而不行其言溺於姦回是非無斷雖好賢樂善外為文具何益哉

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此大臣所以廣進人

才之路也然有一毫朋比之私即非中矣是故必朋亡而後得尚于中行豈可以賂遺之故而遂不忘於心乎心不能忘者心已動於賂故也雖不受猶受也雖不用猶用也其原弗窒其流滔滔此殖已崇私之病根也雖然却其馬而不受絕其人而不用而獨以心不能忘為私則第五倫亦賢矣

博士曾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

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
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
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
作大音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
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
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漢至今三百年禮猶未立則一代之政教可知矣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此禮之妙用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若曹褒者豈其人乎大宗伯所掌自天子達於庶人於經雖不盡備而儀禮諸書大略可考讖記之文可雜用乎禮者所以經大經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非徒玉帛之云也此事正自非漢時所可及章帝悉屏衆議專成於曹褒之手而以一夔為解

豈不誤哉

石章帝在位十三年崩年三十一

和帝

永元三年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太后稱制外戚擅權聲焰氣魄與王氏無異則凡出於其門者如城狐社鼠誰得而呵之安隗斯時乃能舉奏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則是猶知畏公論也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則是猶知畏正人也新莽用事上下靡然雖揚雄劉歆之徒皆入叛黨舉朝無一人能為社稷吐氣然則有正人焉扶公論也道雖壞而風節未衰所以憲卒就戮而漢祚賴以未墜歟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愚觀自古亂賊雖欲睥睨尚知所畏往往亂賊之徒相與從臾之而後敢無忌憚焉竇憲挾功來會蠢蠢無識之子便靡然有望風阿附之意當是時而皆若人將何所不至也韓稜正色一言而大分遂明小人無君之心至是亦且膽落矣然則國家危然之日不

有忠臣義士孰為之紀綱哉

四年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官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

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
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
乘王伉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
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
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
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
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
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

酺上疏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
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
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
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甞
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
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
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獨瓌得全竇氏宗族賓客
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鄉

西京自成帝而下皆制於王氏竟致移國固不足論
以孝宣之英明而誅霍氏甚易然亦往往大費區處
然後甫定和帝才十四歲耳一指顧間去諸竇如磔
鼠且其方畧措置精密詳練以是而論豈非有漢之
英君哉然自此以後乃浸微浸消終巳不競何也謀
不出於王公大人而出於閹官謀之所出者權之所
歸故也今日之事雖明典憲愜公論觀其機伏而不
露毒發而莫測即陰謀巧計者之所為與他時禍國

實同一根是以和帝能去外戚之姦而宦官用權自此始為漢氏膏肓之疾悲夫

初班固奴嘗醉駡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揚雄班固豈特兩漢之文章千古之文章也然雄事莽固事憲皆不得其死學不明義墮喪名節貪榮冒寵為狗彘行而以區區辭藻著稱後世眞遺臭矣哉

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
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襢奏記三府
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
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良久曰於君意若
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録舅氏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
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
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
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

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
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尊法
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
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
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太后

竇后誣殺二宋而廢太子又欲專召外家而滅梁氏
其過惡昭昭不足申論矣愚於追尊梁貴人及貶竇
太后尊號則蓋有說焉夫后之配帝即坤之承乾無

二坤也並后可乎是故自三公九卿以至八十一元
士皆臣也而天子為獨尊自三夫人九嬪以至八十
一御妻皆妾也而皇后為獨尊妾之不可以僭后亦
猶臣之不可以僭君也后雖無嫡而以庶孽承嫡即
后其母矣豈有復后所生之理和帝固梁氏出也而
竇氏則先帝之后也有先帝之后在而後先帝者又
得追尊所生為皇太后設以支子後先帝亦將追尊
所生之父為太上皇可乎宣帝為戾太子議謚有司

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
祖之義也此可為追尊所生之例矣姜氏與弑桓公
明年三月夫人孫于齊而春秋不書姜氏傳者曰絕
不為親禮也竇后誣殺梁竦而二貴人皆以憂死此
固人道所深痛然竇氏后也貴人妾也帝既承嫡即
母竇后矣況梁竦之死雖出於竇后而先帝實殺之
大非姜氏之比為人後者安得以所生之故而追貶
先帝之后乎若夫呂武僭立異姓絕先君之世隳劉

李之宗社此則大逆不道所謂天下之賊人得而誅之者告于祖廟而黜之與姜氏同罰不爲過也

右和帝在位十七年崩年二十七

殤帝

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輙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況帝王之嗣將承大統為宗廟社稷之主者乎和帝以失子之故輒隱秘養於民間而羣臣莫知此何為者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因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赤子而教已行焉比其稍長即親師傅使聞正言見正行視此舉措繆戾甚矣且天下事變常出於意外遠出宮庭耳目所不及豈保養嗣子固安國本之道乎又況倉卒之際收襁褓之子於民間而立之

羣臣又無知者誠耶僞耶鄧后雖非呂氏比然疑似之迹禍亂之萌貪立孩抱託疾廢長而不顧天下之大計可為萬世戒矣

延平元年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

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稾

闕

兩漢筆記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十一

宋　錢時　撰

安帝

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輙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觀此檢敕之詔則鄧氏賢於章后遠矣雖然與其繩
法孰若教之以禮與其貴驕而冒禁孰若退而不納
於邪鄧氏臨朝首進兄弟定策大事謀諸禁中日長
炎炎卒貽後禍視隂馬何如也愚是以三復此詔太
息而書之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浸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
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
投戈講蓺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

垂情古典遊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新君少主紹承大統而縉紳之論首以崇儒講學為
先可謂知所務矣雖然論學而不以堯舜禹湯文武
為的非帝王之所謂學也夫告君而拳拳於法祖宗
自三代莫不皆然夏祖禹商祖湯周祖文武皆聖人
也其學皆聖學也其政皆聖政也其守之以為家法
固也若孟子談王道於戰國而亦使之視乃厥祖可
乎是故言必稱堯舜而非堯舜之道則不敢陳於王
前一脈相承如薪傳火無他道也自漢以下創業垂

統紀綱法度豈無可遵守者而繼體之主建議之臣例謂祖宗不足法則固未可槩準論學而亦獨指光武明帝為標準是焉知堯舜禹湯文武眞所謂帝王之學者哉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録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

雨大降
母后臨朝已非古典況親臨獄戶録囚徒者乎司寇得人式敬由獄將使天下舉無冤民苦也受王嘉師淫刑以逞則海宇之廣不得其平者多矣豈一婦人耳目所能遍及逞小慧於奸猾失大體於宮庭非所以為訓也且自臨朝水旱十載盜賊內起四夷外侵陰盛陽衰昭乎可驗而史氏獨書澍雨為一囚之應何哉

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亦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不睹不聞常戒常懼所以為謹獨之學也凡小人之為不善其始未嘗不幸人之不知而陰為之遂至為姦為宄為賊為盜無所不為楊震不受饋金未為高節而何謂無知之語則誠士大夫律己之端常存此心內省不疚暗室

屋漏無異十目十手之時則庶乎其不欺矣

延光元年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閬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

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

友人勸其仕憲亦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
十八終
三代而下人才莫盛於漢季嗚呼人才之盛世道之
衰也何者明王不作羣邪用事士君子激於時變發
於忠憤而風節著焉此豈得已也哉然大抵多激切
而少寬平饒鋒鋩而乏醞藉日胎月醖竟成黨錮之
禍葢有由矣惟黃叔度渾然圭角即之者不見其涯
涘是雖天姿粹美大璞不瑕然非涵養履踐有自得

之功亦未易至此惜乎其言不傳無以觀所學之淺深耳史氏謂淵乎其似道未為知憲之論也

三年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

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
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
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
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
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
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
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

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
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
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大史言星變
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大學夜遣使者策
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
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

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是時朝廷為羣小之窟宅獨一楊震盡忠竭節極言排救上章數四切中膏肓之病若能聽納用其規模

則一轉移可以丕變而竟擠死於嬖倖之手則天下大勢不必復置論矣雖然尚有可議者永寧元年震為司徒明年太后崩而王聖及李閏江京之謀行位居大臣為國梁棟所宜防微杜漸遏其端萌外正朝綱內清宮掖而乃坐視羣小鼓君聽執國命親王貴戚誅斥惟意而不能早為之所逮其事定根據權要乃方啜啜然爭於頰舌之間則已後矣首論王聖再論劉瓌言既不行徒招忿恚去就之義亦宜早決後

二年太尉復論王聖等之起第舍明年又極論樊豐等之弄威福空言無濟其跡遂危臨將飲酖乃始歎曰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此君子之論所以惜之而於震猶有所未滿也

右安帝在位十九年崩年三十二

順帝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涓者長與渠曰王

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
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黄門南
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
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
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
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宫門屯兵自
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黄門黄龍彭愷孟
叔李進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

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已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揺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

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户王康王國食九千户黃龍食五千户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户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户魏猛食二千户苗光食千户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

宦官定策此天地之大變自古所未有也尚忍言之
然尋其禍根則自鄭衆始矣何者竇氏之誅獨謀於
衆由是宦官用事得以制外戚之死命一舉而竇再
舉而鄧又再舉而閻而天子廢置遂出於其手十九
侯之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然其血脈源流又有
自來也伊周不可見矣僅得顧命大臣如霍光者受
先君之託雖百鄭衆亦何能為惟夫嗣君童幼母后
擅朝是以閹腐得志宮庭玩天子如嬰孩竊弄神器

若掌股間物矣是可歎也或曰濟陰王保既以讒廢
太后欲久專國貪立幼年向徽孫王之徒則天下事
殆有大可慮者似亦未容輕議也曰小人出而執國
命豈皆悖繆而天下之權歸之當人心憤鬱不平之
日其所舉錯亦必有深愜乎天下之公論然後時君
世主甘心而聽命焉竇氏之姦不異王莽謂非鄭衆
之力則固未可嗚呼綱淪法斁世道陵遲無大君子
底柱頹波而使小人焉有功於天下太阿之柄因以

不返此愚所以又歎也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士大夫立乎人之本朝凡今日所為當使後日可觀貪目前之徼榮負天下之清議苟一時之寵利遺萬世之羞辱由君子觀之不翅犬豕之處泥塗蛆蠅之

在夐涸彼方洋洋自以為得志吁可哀也已延光二
年楊震為太尉耿寳閻顯薦人於震不從司空劉授
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愚每觀此使人唾
斥不暇小人情狀其可惡一至於此俱位三公事同
一體所宜戮力秉公持正共振朝綱翊扶宗社而乃
背忠直而從邪媚權貴而取容一敗塗地禍不旋踵
是非善惡白黑昭然因念世間若無公論則盜跖而
夷齊矣寵辱之境曷審思焉

陽嘉二年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若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
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隕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大
速故其受禍曽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
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
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

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曰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又曰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
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黄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黄瓊
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觀順帝一覽李固之對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
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其是非之心果決不疑如此亦
豈不足與有為哉然而固也終被誣陷不能以一朝
安無他病在腹心故也當是時宦官挾定策之功后
族怙宮闈之寵根據内外禍蟠腹心左雄黄瓊李固

周舉之徒極言竭論號于王庭非不足以快一時之公論而天下大勢終無補益朝廷之上小人為之主宰開陳者愈切而嫉之者愈深正救者愈力而害之者愈甚耳自非英明之主天德剛健篤信讜忠洞照姦回使之言行而不讒身安而不及於禍未見其可也

漢安元年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

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軍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張綱之言可謂膏肓之鍼砭順帝省悟思所以處之則當時沈痼可以立起奈之何其不能用也然嘗思之帝方溺於寵愛無剛明之斷而冀之跋扈亦豈遂甘心於盡言者玩此辭旨沈痛深切勇往突發雖殺身有所不顧是殆激於忠憤孟浪之言耳揆之事勢斷斷乎其未必有濟也因觀自古聖賢遭時閒關而所以行其志者不一端而足居危邦事亂君心知其不可而義不容於自嘿者比干之諫死是也諫不行

言不聽而義不可以不去者孔子之不稅冕而行是
也亦有處危疑變故而事難於直遂必從容委曲而
後濟者狄仁傑之於武后陸贄之於德宗是也則天
固敬梁公者然陰禍險猾之姿簒李以武易唐而周
當是時也不勝一朝之忿力抵峻拒觸槐折檻以伸
其耿耿之忠則非特不能有濟激變誤事身且不保
如宗社何哉德宗猜忌之主也宣公當國步方艱之
日不能委蛇曲折以伸其志首為激烈犯其所忌則

不惟後日之言無自而投而忠州之行固不待變故甫定之後也大抵盡言難受人情所同朋友有過義當忠告亦必紆餘委曲使吾言之獲伸而後可以藥其病縱未遽從亦未至於齟齬尚可從容繼進庶幾其或悟也譬之醫然不察虛實補瀉之宜首投毒烈之劑而暴下之元氣一敗勢不可為雖有金丹大藥亦無所用矣況臣之事君乎文帝愛賈誼辯博一歲中超遷至中大夫不可謂不逢知主矣大聲疾呼盡

發其藴於一旦之頃抑何躁也善乎蘇文忠公之言曰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聯兵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一旦欲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此語雖未純正實亦處賈生之至論也故愚每觀後世新君少主有樂善

之誠心而公卿大臣尚知有尊君子之美意當此之時斷非委曲不可剛方正直之士雖有甚不平於中且須就其誠心而輔養之因其美意而將順之使君德日新善類無壅遏之歲月何事不濟乃若一旦傾倒以快其所欲言幸而聽納悉如吾意猶恐忌惡指為朋黨不然則將求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不可矣果何益於人之國乎世衰道微阿諛承迎以苟富貴利達乞播間之祭而不知恥者比比皆是埋輪直節豈

易多見然士君子之行世忠君愛國有不容不深長思者愚是以極言之

右順帝在位十九年崩年三十一

沖帝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人才者國之元氣也梁后臨朝首用李固此意豈不甚美若一於信任勿有間之使得以展其所藴則雖

主少國危尚可扶命脈於將墜豈不猶幸矣哉天下之患莫大乎名尊君子而實小人執其權寵之以祿爵而不任之以事也當是時有梁冀在雖百李固亦不能如之何耳雖然冀也一旦感悟斂然退聽處無用之地就君子之規模則家安而國家可保奈之何其終迷而不改也悲夫

右沖帝即位六月崩年三歲

質帝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姦臣擅命惟恐長君之不利於己雖禍敗天下有所弗恤然以愚觀之其為利葢莫大於長君也立長立

德宗社稷安前有定策之功後無居寵之咎不特長
守富貴免於刑戮而宗族親黨亦同保光榮而無禍
矣其為利孰有大於此者乎貪立幼弱禍不旋踵覆
轍相繼終已弗悟可為萬世戒也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所惡
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
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
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大尉李固因公假

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
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
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
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
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
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李固之斥逐羣小是矣朝路肅清公論允協是宜天
下翕然有治平之望然禍根不除而但翦其枝葉同

惡相黨如捍頭目豈一太后所能主張哉賢人君子不幸而遇斯時欲行其志秖以速禍是可悲也

右質帝即位一年為梁冀所弒年九歲

兩漢筆記卷十一

兩漢筆記卷十二

宋 錢時 撰

桓帝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劒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寮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

私恩不疑有愧色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雖甚凶逆而本心之良未嘗泯
滅也梁冀以弑君之惡挾定策之功殺戮忠賢如割
草菅誰得而嬰之至於張陵一叱則跪謝不暇是孰
使之然哉乃知夫朝本未嘗不肅亂臣賊子本亦未
嘗不知畏惟夫君德不剛小人擅命是以委靡頹敗
而不自振桓帝而明於是非不繆於舉錯若陵等輩
分處要地朝綱人紀一掃而清之即日可以丕變夫

安有不可為者是時最多君子而帝所信任則小人也貶斥誅夷幾無遺類而天下遂大亂悲夫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冀之惡甚矣當時奮不顧身而言之者非不多且切矣往往如觸忌諱如捍頭目公卿大臣禍不旋踵何一太史令之死而乃由是怒冀邪嗚呼非為陳授而

怒也為小黃門而怒也譬之庸暗無識之徒黨縱悍僕陵犯長上恬弗之戒未必不反羽翼以佐其風一旦忽有違言於其所私則計行而怒突發矣何者冀帝之所黨而宦官則尤帝之所昵比也此梁氏所以竟族於五侯之手而五侯專恣之禍所以踵冀而愈烈歟

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

徵之皆不至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居其位而不得行其志是苟祿而已況不免於刑誅乎魏桓之言處亂世之至論也經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士君子之自立縱不得行於天下豈不可行於其鄉縱不得行於其鄉豈不可行於其家縱

有處人道之不幸不得行於其家抑豈不可行於其身苟行矣仰不愧俯不怍浩乎天地裕如也焉往而不自得滔滔渾渾行險以僥倖者自古及今不知其幾萬萬欲何為哉欲何為哉

七年郭泰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在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

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禮曰幼子常視母誑此教法之先務也安有用詐而可為人師乎郭泰號當時人物之英茅孟諸人出其陶冶疑若坐進於道師表一時欲驗童子之誠而詐以試之是奚可也貞觀中有請陽怒以試直佞者帝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權譎小數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嗚呼唐太

宗而有是語哉
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衍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

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愚每觀漢季人物之盛未嘗不為之慨歎非謂其有進於道也風節凜凜無世俗之過是可喜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大抵務學當先氣節惟不苟於行檢而後可與

入道耳牽纒没溺未能自拔於流俗沈痼之疾方在膏肓而欲語向上事作向上人物難哉此狂狷之士所以猶有取焉而皇極之教亦惟不協極不罹咎者而受之也世衰俗薄汙濁成風上下相挺習於無恥如蛆蠅臭腐生死糞溷中渾渾滔滔曾不知反回視漢季堅節正操挺然特立何翅霄壤當是時有聖人為依歸一變而入堯舜之道必無賜之貨殖必無求之聚斂必無商之出悦紛華其見必果不溺於凡近

其守必固不搖於氣習豈易得哉奈何生不逢時皇
不建極隨所偏勝莫或挽回世愈暗而抗志愈高變
愈激而立行愈峻錚錚然與羣小爭勝負共相標榜
植為聲名中外承風臧否相尚而成黨錮之禍愚是
以悲斯人之徒之不幸而為之重歎也
右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靈帝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

蕃鄉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
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
每下詔書輙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
章捕儉等冬十二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
滂等請下州郡捕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

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可去矣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

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恩勿增慼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竟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孔子又曰邦無

道危行言孫漢季諸子皆一時名節卓然有志於天
下憤羣邪之塞路傷公論之不伸區區愛君憂國之
忠欲發而不得逞是以危言駭論痛抵而力排之
而不知言不孫德不儉非吾聖人處否之道也卒罹
於禍豈足怪哉雖然其所以關天下之大勢則不細
矣安順而下國命絕續危於綴旒姦人弄權朝綱昏
亂而宗廟社稷賴以僅存者朝廷內外尚有人焉而
亂賊之徒猶知所忍也若無鉤黨之禍忠臣義士斥

死無遺而國家所恃為元氣者索然為之掃地於是英雄豪傑心輕其上各自為謀而四分五裂之勢由此始矣嗚呼天下虛器也有人則重無人則輕重則安於泰山輕則危於累卵黨錮禍作羣盜踵興於是在內則睥睨乎朝廷在外則割據乎土宇此國無君子之効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信哉

中平六年夏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進既秉朝

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勸進悉誅宦官秋七月
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
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
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
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罷中常侍
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
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將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

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宦官為漢氏膏肓之禍其來遠矣夫以拳拳憤世嫉邪之忠一旦秉鈞當國於上則清宫掖肅朝綱誠當時第一急務然天下之事治之有標本行之有先後權宜度勢固有不容直遂而驟施者竇武何進之敗良有以歟夫國之有閹宦猶愛女嬖妾之在閨闥浸

潤膚受言最易行又况漢廷竊命弄權習成故事當
嗣君童幼母后臨朝之日所以朝夕承迎給事左右者
何啻骨肉之相依倚豈外廷疎遠可遽撼揺也靈帝
之立甫十二𢧐甫十四方爾蒙穉未知所適安能挺
然特拔為公道主盟也哉為大臣者真有見乎天下
之大勢優容寛假勿遽齟齬於羣小朝廷宿弊徐徐
而處之勿峻勿迫遽駭聽聞同列一心以輔養君德
為己任尊崇有道為師為保正其習氣發其本心本

心無蔽則是非日明是非日明則邪正日辯仇士良
且以人主讀書為戒況知學者邪正瞭然則君子日
親小人日疎然後惟吾所為無不可者而何閹宦之
足言也竇武何進輔遺託孤不聞有此規模靈帝八
月而釁開辯纔五月而難作其視羣小瞠然若對枰
奕而争勝負於一著之先誅惡之謀未行而犯順之
愬先入矣幾何其不敗也進既就戮袁紹遂勒兵闕
下閉宮門捕宦者無小大悉誅之至使天子奔播狼

狽夜出逐螢光而走忠君愛國之義其舉措顧當爾耶去疾而喪軀去小人而喪天下吁可痛也已

右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崩年三十四

獻帝

九月董卓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

議太后蹴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
於永安宮赦天下董卓率諸官上書追理陳蕃何武及
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十二月戊
戌以司徒黄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勲荀爽
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説董卓
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命毖瓊
與尚書鄭太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
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

陵遷光祿勲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非可以文欺也位居首相禮絶百僚不能正身以率下推誠以任賢亂賊之心自知負天下之公議而區區然縻好爵託名流為粉飾之具此何為者哉卓誠巨姦無所逃罪也若真能感悟

自悔其非收召諸賢傾心委倚使朝廷之上一變而為君子之規模宗社奠安海宇清晏不特身免刑戮亦可長保祿位蓋愆補過尚庶幾焉而卓則不如是也嗚呼亦愚矣且天下治亂初無常勢君子出處要有定論果賢者耶烏可以小數羈縻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而但緘嘿固位恬不知恥又可謂賢乎申屠蟠一窮處士耳前不陷於黨錮後不罹於賊網超然遠韻不可衆玷萬世之下與有光榮君子

審諸

建安元年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将兵詣雒陽
既至奏韓暹楊奉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奉
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
録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
将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
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
此當施何計昭曰将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
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将人殊異意未必服從

令留匡弼事埶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精兵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説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都許已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武平侯始立宗廟

社稷於許

董卓造亂兵滿寰中當是時真能扞王于艱誅叛討
逆一心享上而無所利於其間焉則名莫正言莫順
忠臣義士聞風興起慨然而心服矣備已依仗必不
脫之而西去策既撫納必不背之而東歸漢祚危而
再安劉氏墜而復振豐功偉績萬世流芳豈不偉哉
操也不然中懷羿莽之姦外假威文之名一時瑣瑣
可以詐力勝者固扼而奪之氣至於英雄豪傑之士
則有不可得而欺者是以智力相將爪牙競奮終無

以勝之而鼎足之勢遂分名為勤王實乃竊國天下
清議不加於吳蜀而操為漢代之賊雖萬世不可磨
也悲矣
七年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
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
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
部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

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将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江左之勢定於赤壁之一戰操破荊州乘勝東下號

八十萬向微公瑾決此大計六郡之衆寧足恃乎論者遂謂此為公瑾功第一以愚觀之拒質子殆若孩視權者質子一入人得以制其命後日雖欲奏赤壁之捷不可得矣瑜謂若曹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此時固以賊視老瞞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奈之何入質子坐受其縛乎建安十五年瑜請孫權取蜀并張魯然後據襄陽以蹴操此其規模正自不苟未幾而瑜則死矣使瑜尚在必不肯以荊州借劉

備備得荊州而吳蜀之勢始分吳蜀分而江左遂無復可以進取瑜之才略固不敢望之以王佐而一人之身所以係國勢者如此愚故悉言之權也不能討賊以奬王室而乃汲汲稱臣於曹氏未篡之先是又在操下矣回視未晚之言抑何背也偷安一隅臣事亂賊借名竊號終何為哉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

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龎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

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代而下識見超卓忠貫天地如諸葛孔明者葢寡敢輕訾之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孔明躬耕南陽而乃以管樂自比殆見昭烈又謂霸業可成則其所學非古帝王之學明矣跨有荆益是亮素定之規模也久假荆州於權而不歸僞附劉璋於

蜀而奪之國兩地雖皆漢比之盜賊不足多道然以詐取之則固未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不如是也荆州既分吳蜀則既有違言矣關羽攻樊可謂誅操一大機會而不知孫權之議其後竟使吳魏連和致羽於死回視結好為援之語無乃未疇乎孔明之功固多可紀春秋責賢者備愚是以拳拳猶未滿也

二十四年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

臣於操稱說天命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
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
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
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
周文王矣

曹操微時聞許卲亂世姦雄之語大喜而去是其賊
心已呈露矣建安元年遷帝都許則視漢鼎已若橐
中物矣十七年賛拜不名劒履上殿明年封魏公加

九錫後二年弑伏后酖皇子明年進爵為王明年夏設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冬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立太子而篡漢之全體已具矣至是孫權上書稱臣在廷請正大位而乃託周文王以自詭抑何歟先儒謂東都風俗之美故亂臣賊子猶畏名義而自抑固善以愚觀之殆有說焉操姦雄之尤也奮身羣盜之中而所假託以令天下者徒有輔漢之名耳紹術布表雖已誅滅而吳蜀方鼎峙焉一旦去所依憑遽正位

號則堂堂敵國皆將與我並帝寧得而禦之觀操為王備亦稱王丕簒帝備即稱帝此可見矣亂之實其貫已盈乃獨存區區之名忍而未取者豈眞有禮義廉恥之心哉平日姦謀尚欲藏覆庶幾假漢室事征討以遂其混一之圖故也未幾操死丕即簒漢急急不少遲緩老姦之與兒態昭乎其辯而乃翁蹤跡亦不可得而掩矣

右獻帝在位三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簒漢奉帝

為山陽公建興十一年崩年五十四

昭烈帝

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是歲已改元黃初矣按昭烈即位奏告之文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是漢之正朔蜀未嘗改也令從之

人心之公天下之正理萬世不可磨也故家遺族淪落異邦一旦遇先世奴隸於道途猶依依不忍有戀

主之意況四百年帝王之墜緒有能起而續之者而以偏方遠裔外之可乎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篡漢明年夏四月昭烈即帝位于蜀是天命猶未絶人心猶未厭而漢氏之脈猶未墜也愚於曹丕特書曰篡而取昭烈系兩漢之後以備一代之始末且使亂臣賊子知萬世清議凛然如一日庶或知所懼云

章武三年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李嚴為輔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稱天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三國志魏書帝死書崩蜀書主死書殂故資治通鑑因之魏曰帝蜀曰主而死則皆曰殂昭烈嗣武二祖統系于漢非曹氏篡賊之比先儒標題則固帝蜀而書崩矣今特從之

建安十三年或勸劉備攻劉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又十六年龐統勸取益州備曰今之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旨哉言乎方羣雄競奮狙詐相扼而能作是見也後雖弗克盡如初志此其識慮超遠則固卓絶流俗之上矣故至此日吐出肺腑炳炳烺烺有如此曹操一生

姦謠穿窬漢鼎其將死也乃獨瑣瑣下及分香賣履之事眞情所發烏可彊乎或者鬨君自取之言遂議昭烈知嗣子庸懦將牢籠孔明而用之者嗚呼市井小數安知正大之用心也匹夫櫝一簪以自富猶戛戛然為子孫身後之慮漢高帝百戰以有天下迨至歲晚惑於嬖孽竟貽呂氏之禍愚是以三歎為昭烈書之

安樂思公

建興五年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

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臣子之節莫大於公忠不公則無以服天下之心不忠則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出師一表武侯所以光輔少主經略中原者於是乎在可以為後世之法矣嘗考亮受顧命是歳即與吴連和又二年平南中又二年始出師漢沔最見當日進取規模慨然自許期於必效此其算略必有一定之見天假之年使得展盡底藴尚可還中原之舊而武侯不幸死矣侯之死漢運之終歟

右安樂思公在位四十一年景耀六年降魏命為安樂縣公晉太始七年薨諡曰思年六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兩漢筆記卷十二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